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右派骨干分子言论选辑)

第五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内部发行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右派骨干分子言论选辑)

第五辑

☆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狀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新华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成都印制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60頁·3 $\frac{12}{18}$ 印張·91,000字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33 定价:(5)2角6分

統一書号: 3118·25

目 錄

- 关于成立“政治設計院”的發言（章伯鈞）……（ 2 ）
- 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發言（羅隆基）……（ 5 ）
- 从“牆”和“沟”的思想基础說起（章乃器）……（ 8 ）
- 党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号施令（黃紹竑）……（ 13 ）
-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見（儲安平）……（ 16 ）
- 向中共提四点意見（譚揚吾）……（ 18 ）
- 牆和沟是黨員的特权思想造成的（張云川）……（ 20 ）
- 無产階級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陳新桂）…（ 23 ）
- 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輪流执政”
（黃心平）……（ 26 ）
- “不要共产党領導，人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 33 ）
- 一切發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楊玉清）…（ 35 ）
- 把放鳴的重点放到基層去（王造時）……（ 36 ）
- 对共产党整風方法有不同意見（陳仁炳）……（ 40 ）
- 陈其五等都是内部隱藏的反革命分子（孫大雨）…（ 44 ）

※

※

※

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頒布? (楊兆龍).....	(52)
宪法有的被徹底破坏, 有的有名無实(顧执中).....	(65)
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汪長風).....	(66)
“六亲不認”与“牆”(朱滔).....	(68)
共产党的陰暗面越来越广了(彭肇漢).....	(70)
※	※
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章乃器).....	(73)
关于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几个問題(章乃器).....	(76)
重申贖买20年的主張(李康年).....	(84)
我不同意千家駒的論点(閻少青).....	(90)
为什么还要把階級关系和两面性抓住不变? (畢鳴岐).....	(98)
怎样看工人階級? 向工人階級学习什么? (吳金粹).....	(108)
撤出合营企業的公方代表(董少臣).....	(116)

党领导的整風运动，現在已經取得了偉大的胜利。为了繼續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和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社已經編选出版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資料第一、二、三、四輯（内容包括：党中央負責同志有关的重要报告和發言，人民日报有关的社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一些重要發言和其他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文章等），以供各机关干部和知識分子学习参考。

为了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徹底批判各种右派反动言論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观点，加深机关干部和知識分子对右派反动本質的認識，并供各級学校教师在对學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时的参考，特将一些资产階級右派骨干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編选成册，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資料的附录出版，交新华書店内部發行。

毒草是可以肥田的。我們希望讀者在閱讀这些反动謬論时，必須注意端正無产階級立場，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以提高我們的政治嗅觉和革命战斗力。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1957年10月

章伯鈞关于成立“政治設計院”的發言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經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第八次民主党派座談会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說，今天他談个人的意見：第一点，近20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領導，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視。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們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問題，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就我接触到的朋友來說，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認為共产党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領導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發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見。这証明，鳴、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現在應該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談会，感到仍有人沒有把話說完。在一次高級技术人員座談会上，有人發言后問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顧慮更多。因此，今后應該徹底地广开言路。現在光是中上層人物的意見，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見，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層才好。下層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貢獻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錯誤。因此，希望这次整風能听一听基層人民的意見。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談几个問題：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議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視各方面的意見，民主生活日漸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針性的重大問題，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見。如这次整風，結合檢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国家带来了損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貫制、推广双輪双鐮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国务院的部长們，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討論，或經過民主党派、高級知識分子、专家的討論，就会减少損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問題，去年只交地方党委書記和少数党外高級干部进行討論，主要是党内討論。應該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討論，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認識和經驗。再如文字改革，我認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階級斗争問題，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問題，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討論。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問題，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沒有意見，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問題，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討論，應該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討論。

陈梦家在文匯报上的意見，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應該是政治上的設計院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个設計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應該是政治上的四个設計院。應該多發揮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

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里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作的事情要有經常的討論。

近來，政協委員到下面視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還不能停留於視察工作，要進一步讓大家經常討論國家的重大問題。

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大多數教授都反映說會多，這要看什麼樣的會。假使是千篇一律的報告會，形式主義的會，最好是少開一點。比如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樣的形式主義的會，是可以少開的；但如果能夠提出問題，拿出材料認真討論，有豐富的內容，能夠發揮個人的見解，這種會大家不會感到多的。關於體制問題，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討論，文字改革問題也可以由大家討論。

在政協、人大常委會里面，共產黨中央要考慮放上一批能干的共產黨員。共產黨的許多領導同志，有知識，有精力，可否在統一安排的原則下，分配一部分參加到上述機構里面，經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換意見，而不要象現在的一些共產黨員同志那樣，只是看看你們怎麼講。今後人大常委會、政協討論問題，各部應該有常務部長出席代表各部說明政策。這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議會政治。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於老年的知識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的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社會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一再討論，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

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在革命中發生了極大的作用。這方面的經驗還得總結一下。從馬克思、列寧那里找理論根據教育共產黨員，那固然必要；但是還不如從實際生活中，從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合作開始直到現在的統一戰綫工作，作一個總結，對黨員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門的總結的時候，也可以請有關的民主黨派參加，這也可以少發生一點主觀主義的毛病。

(原載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標題略有修改)

羅隆基關於成立“平反委員會”的發言

通過整風民主黨派也提高了

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九次民主黨派座談會上，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發言說，最近有兩位外國記者到他家去，請他談談對於“鳴”和“放”的印象，特別是對於馬寅初、張奚若發言的意見。他說，他認為這次的爭鳴是很健康的。大家雖然提了不少意見，但沒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是一。第二，“鳴”和“放”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根據黨中央的整風指示，集中批判三個主義。同時他還對外國記者說，他認為馬寅初老先生顧慮太多。他不同意馬寅初的意見。他說，在解放初期，許多老教授不能上課，經過學習提高，現在可以上課了。馬寅初說，整風運動以後，許多青年助教因為教條主義太多，上不了課。其實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師經過整風，拋掉教條主義，提高自己，將來就對國家有更大的貢獻。這正是辯證的發展，這正是整風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張奚若的意見。

他說，前一天，陳叔通老先生對他說，現在的爭鳴氣候好象

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風声，三害除多少。”他說，通过这次整風，“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主張成立一个自成系統的“平反委员会”

第二，他說，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証，在他們对党进行批評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認為要毛主席出来講話保証，那是笑話。但他提出解决这个問題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檢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訴。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会顧慮有話無处說，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鳴”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張，“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認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人士参加，說明运动有成績，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証在下級机关里不發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檢查了肃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因此，他还主張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質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統。

共产党組織是否发展太快了

第三，他認為共产党在發展組織方面，特別是在發展知識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領導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黨員很快地發展到1,200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識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們常是“打击別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說却被党看成是積極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沒有經過多年的革命鍛煉，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識，他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識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上司太多，森工部“没法子有权”

第四，关于有职無权的問題。他認為，黨員固然有責任，機構也有問題。他說，他在森林工業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計劃委员会和国家經濟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沒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貫徹，往下交任务。經委和計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計劃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門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認為經委和計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領導人員多是黨員，这也正說明党对旧知識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黨員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識和对經濟計劃工作的經驗不一定都丰富”，應該放心地讓旧知識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1956年是“全部的冒进”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問題。他認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問題，也不是哪个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进。張奚若先生說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說的它的表現。这是把

毛主席所說的“穩步前進”忘了的結果。

(原載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報，標題略有增改)

从“牆”和“溝”的思想基础說起

章 乃 器

一、“牆”和“溝”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已經有不少人說过，党与非党之間有“一道牆”、“一条溝”。我現在想来談一談“牆”和“溝”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我想，首先，这个思想基础，如同党的文件和其他各位所說的，当然是党領導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偉大的胜利，不但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受到了全世界公正人士的贊揚。这是很好的事情，但發生了副作用：不少非党人士对党員有自卑感；某些党員則有驕傲自滿情緒。其次，我又要說到教条主义了。“联共党史”記載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詞，一开头就說：“我們共产党員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話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員，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員，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話自然也就成为“牆”和“溝”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我还没有找寻出来斯大林当时說这句话有什么客观的需要；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共产党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說法馬上就会被理解为：共产党員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員的材料。我也听到过另一种解釋：“特殊材料制成”指的是革命理論的教育和組織的鍛煉。但有人不同意，認為这些都只是对材料的加工而不是材料的本身。我想，尽

管說两种解釋都可以成立，作为一种带政治口号性質的句子，也是不應該有可此可彼的两种解釋的；它是必須明确到足以使群众单憑直覺就可以正确理解的。

必須說明，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同上述的句子是毫無共同之处的。毛主席对党员的教导是謙虛謹慎，反对驕傲自滿。旧党章是反对党员自高自大，要求党员决心向人民群众學習。“共产党员的八个条件”更明白規定“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員，不是人民的‘老爷’”。“八大”文件对党员的要求更严格了，說明也更为詳尽而具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所看到的党员，絕大多数是朴素的、謙虛的。尽管进行整風运动以来已經揭發了許許多多的党员和党組織所犯的錯誤和缺点，而且今后还会揭發更多的錯誤和缺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了每个人都难免有錯誤和缺点，以至領導和群众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这一些理由以外，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1,200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严重的錯誤，絕對数字就是12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領導地位上犯錯誤，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損害；而这許多事实的揭發，当然可以在全国報紙上熱鬧得很長一个时期。

但是，尽管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种說法就不在我国起作用。因为，“联共党史”曾經在全国展开學習，而教条主义是在党内党外都很流行的。說这种說法不会起到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作用，是难以設想的。

事实也已經很明白。例如，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針、政策，不但不是秘密，而且應該是大肆宣傳，做到家喻戶曉的。象我們这些高級干部，八年来参加了無數次的重要會議，参加了方針、政策的制定；党所期望于我們的，正是掌握方針、政策，帮助党和政府向广大人民群众展开宣傳。但是，竟还有些非党同志，認为自己不可能掌握方針、政策，只有党员領導同志才能掌握方針、

政策。八年了，仍然是这一套，这不能不說是自卑感的明証吧？同时，也有不少黨員領導同志，以为只有黨員才能掌握方針、政策，非黨人士是不行的。这是不是驕傲自滿，以特殊自居呢？这是不是宗派主义的一种形式呢？当然，体会方針、政策不够，掌握不准，是完全可能的。但，只要非黨人士不自卑，黨員不以特殊自居，通过同志式的帮助，不够、不准的缺点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其次，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意味。毫無疑义，党是革命理論的权威，这是沒有人能够否認的。但这絕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論的“壟斷”；絕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有黨員可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黨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論學習中取得成績。在这种錯誤思想的支配之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論學習在許多場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非黨人士带着自卑感學習革命理論，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創造性；不是創造性地學習理論，当然，就只能教条主义地學習了。某些黨員以“理論大师”的地位出場，旁若無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因此，我觉得，在“拆牆”、“填沟”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許許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檢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檢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檢查自己的不接受領導的資產階級政党思想。

二、党組織与行政系統之間

“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較少，愈到下層愈多。我有这样的想法：不少黨員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認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武器。因此，不但国家行政机构沒有被充分地运用，国家权力

機構也沒有被足夠地重視——縣以下的人民代表大會開會不正常和不充實的情況是嚴重存在着的。

我同意郭沫若副主席在二屆三次政協全國委員會的發言：黨的領導有如神經系統，科學研究領導、文藝領導、行政領導有如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等等；黨的領導貫徹到各個系統，但不能代替各個系統的作用（記憶如此，可能有出入）。

我還有另一種比喻：黨組織有如戲劇的編導，其他國家機構有如演員、藝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編導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應代替藝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這樣，黨組織可以使自己的頭腦更加清醒，領導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動。以人民鬧事為例，如果先讓行政負責處理，黨組織加以指導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時才出來作解釋和說明，事情就可以處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開始就親自出馬，處理得好固然沒有什麼，處理不好就鬧僵了。

比喻總不可能完全確切的。但，無論如何，在明確分工的基礎上加強黨的政治和政策思想領導，充分發揮各個系統的積極性，顯然是有利於把國家工作做得更好的。

三、對統戰部的批評

統戰部工作當然有很大的成績，但也有嚴重的缺點。缺點的形勢，是同不承認人民內部有矛盾的錯誤看法分不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之間，是非本來是很多的，宗派本來也是存在的。這一點，統戰部應該是知道的。統戰部處理的方法，是強調集中的一面，放鬆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個派別，壓服其他意見不同的分子或派別，而沒有堅持講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曾經助長了一些獨裁作風和家長作風。自然也就助長了宗派活動。更由於某些黨員的官僚主義和某些非黨人士以“上司”對待黨員，看起來有時似乎統戰部在參加宗派活動。實際上，今

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隱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

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沒有深刻認識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沒有充分認識到旧社会遗留的虛偽作風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划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攏党，否則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貫徹党的方針、政策而努力，也难免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有人說，民主党派存在着政治工作也适用“按劳取酬”的庸俗作風和“論亲行賞”的宗派主义。这种批評即使不完全符合实际，也值得统战部的檢查。大概，统战部的工作太忙了，太忙也会發生官僚主义。唯唯諾諾，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見的，便算積極，便算忠实，欢喜提意見，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張的，总不免感到麻煩，便作为“鬧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有無原則的捧場，而个人崇拜和無原則的捧場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見，而不同的意見总难充分發揮。我們經常看到的是一团和气，但一旦爆發起来也往往变成舌劍唇槍，难以收拾。统战部今后如能放大圈子，深入民主党派的机关和下層（那里面有不少陰暗的角落），对分清真假、明辨是非上多多注意，我想对于改进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由过去直接管得太多而改变为少管一些、多查一些，这是好的；少管而又不查，那就不大恰当了。

非党人士批評党的工作，总难免是片面的、表面的，只供参考。

（原載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